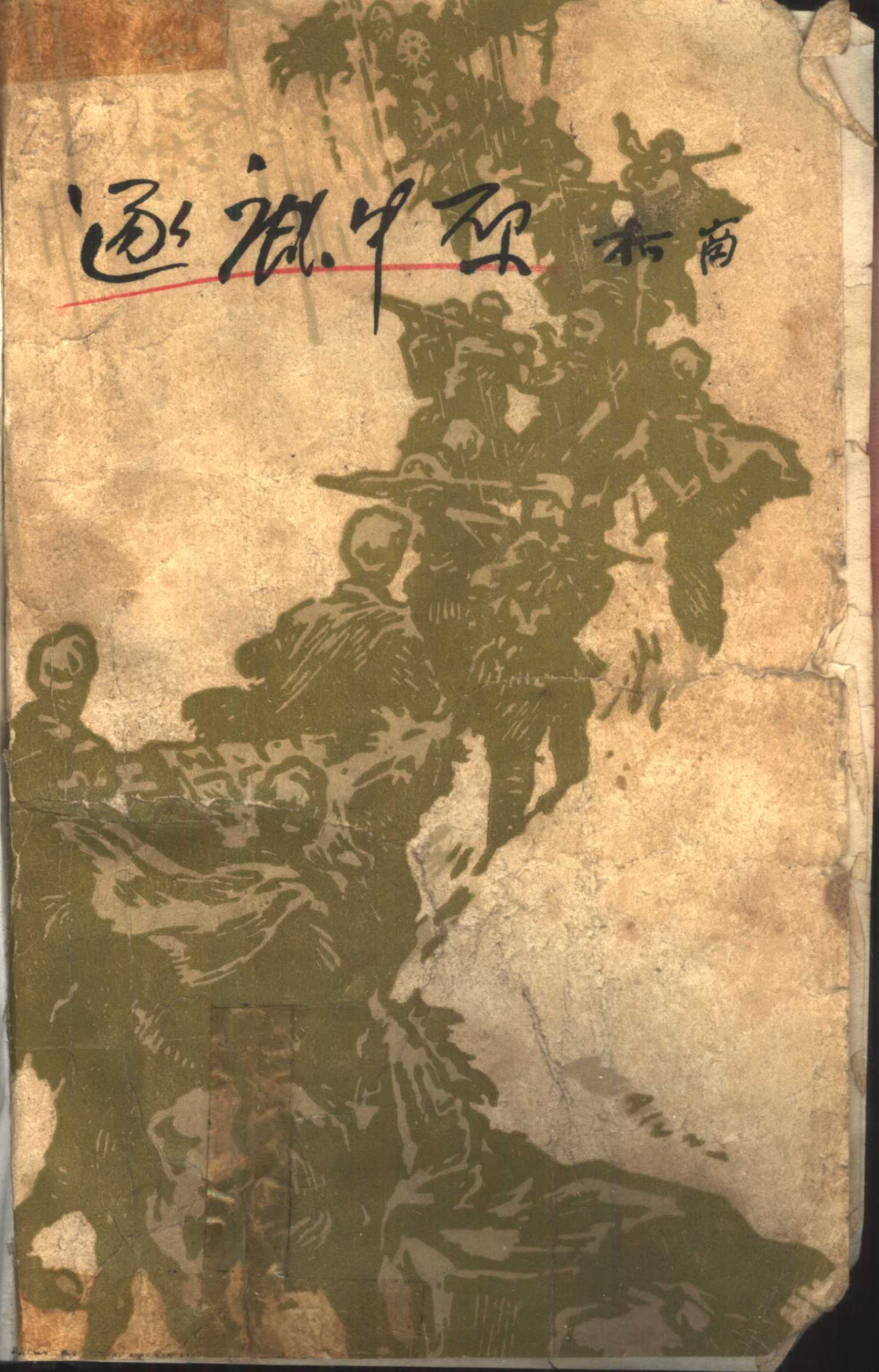


通鑑中記 南



通牒中原

石 印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一部描写部队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它以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为背景，从一九四八年中原战场攻克襄阳全歼蒋匪十五军靖区所部、活捉康泽之战，到著名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之战。通过一系列战斗故事的叙述，较大规模地反映和描绘了我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中原决战的一个方面。

描写了我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指挥艺术、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革命战争的光辉。刻画了我军指战员和高级指挥员的形象。同时，也勾勒了敌人凶残、丑恶的面目，揭示了他们反动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命运。

装帧、插图木刻：俞抄丁

逐鹿中原

书号 1560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)

字数 38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7 $\frac{5}{16}$ 插页 8

196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5 月郑州第 4 次印刷

印数 61001—161000 册 定价 (3) 1.70 元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第一章

一

党的小组会结束之后，全体党员高兴的不得了。他们蹦跳着，跑回班上，和大家一起哼唱着，说笑着，到村外山坡上去捡干柴，向老乡们借锅，淘米，紧急动作起来。他们非常明白，胜利是在战前准备的。大家按照上级的指示，今天作好干粮和一切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，晚上饱饱睡他一个好觉，拂晓就上路。

只有三班新战士肖红军和大家不一样。他一散会就象遭了雷打的小树那样，一头栽倒铺上，拿被子蒙住了脑袋。班长走到他的铺跟前站了站，伸出手去，想扯他的被子，但又缩回手来，一言未发，转身跨出屋外，坐在屋门口的阳光里。

“这才真是丈二高的和尚，叫人摸不着头脑呵！”

三班长叫张海全，是个挺有性子的特等射击手。除掉日本鬼子不算数，仅仅解放战争以来，他已经亲手射倒大大小小二十七名敌人的军官了。这人是个好心肠，直筒筒，一向见不得邪魔歪道，这阵，却叫肖红军给拿住了。他刚才真想象平时那样，一把掀掉被子，立地间出个所以然。但是，转念一想：这回全排单独出发，到军部来完成任务，营连首长曾经再三吩咐，小部队单独行动，一定要格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反对简单生硬的作风。

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度的战斗士气。为此，还由总支批准，排里成立了支分部。由李排长兼任书记，自己也兼上了支分部的委员和小组长。想到这里，他那双打算扯被子的手，不自主地软下来。

现在，张海全把双肘放在膝盖上，两手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。他企图锻炼一下自己这个只会琢磨射击、投弹和拼刺的脑筋，是不是也能琢磨战士的思想。

他静静地坐着。阳光透过屋后毛竹林子的尖端洒下来。竹叶的影子落到他坐着的石阶上。一个个的“个”字，层层迭迭的出现着，移动着，好象鸡群走过雪地时留下的脚印。这时候，的脑筋简直象个侦察兵似的，激烈、周密地转动着，搜索着。他想到了他们这批新战士的参军过程，也想到了他们的出身和成份。特别是想到了这批战士的带头人肖红军参军前后的一切表现，简直象朵花，没说的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一点也不能说明目前的问题在哪里。越想越乱，脑子里一下子象开水似的沸腾起来了，象许多小火苗似的跳跃起来了！耳边重又响起了首长们常常说的那句话：理论要是不能结合实际，那就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。他想：大概就是这个问题了？可是，立即他又否定了这些，觉得这个问题套不上去。这不是理论，都是实际呀！怎么办呢？

张海全站了起来，回头瞟了一眼蒙头大睡的肖红军。肖红军也从被盖缝里看了看班长。然后，张海全三步并作两步地找排长去了。

二

一排长叫李康，是个有勇有謀小个子的山东人，全軍出名的英雄。原先他在營部当通訊班长，去年部队跃进大別山之前，才調来七連一排当排长。这是七連首长們再三爭取的結果。这个人一到連里来，不要說一排，就是全連战士都象得到了一本教科书。人人都拿崇敬的眼光去看他，人人都能把报上登过的关于他的英雄故事，象背书一样，从头至尾背出来。特別是一排有些战士，似乎有点得天独厚的样子，总拿排长当荣誉。他們面前背后，老是情不自禁地向新战士或其他連排的战士，用夸耀的神情摆談他們的李排长。在他們的感覺中，好象有了李排长就有了一切；就可以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了。这情形虽然李康多次批評过，战士們表面上已不象半年前那样，着迷似的喋喋不休地談論了，可是，心里还是沒有多大改变。他們几乎是很习惯的，一碰到問題，就想到了排长。一想到排长，就背出了排长那段神話般的战斗故事。一想到这故事，就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排长。他是可以解决一切問題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。

張海全一面到处找排长，一面压制不住地，心里默默念起排长那段故事来——

一九四六年，七月的战争，正在魯西南定陶县里进行着。这一天，人民解放軍的战士們早就預定好要歼灭的敵軍之一，蔣匪主力整編第三师，作为进犯軍的突出部队，逼近了大、小楊湖和小李庄一带。第三营的全体指战員們宣誓，他們要坚决消灭小李庄的七百多个蔣匪軍。

战斗在黄昏以后开始了。

七連二排作为全营的一把尖刀，担任了第一梯队的主攻任务。战士们由于不可遏止的仇恨和强烈的歼敌信心，时间一到，他们就随着冲锋的号声，随着排长的指挥红旗，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，象箭一样，冲过了敌人层层的路基、外壕，射进了小李庄的纵深。

可是，第二梯队没有来得及跟上去。敌人在这一刹那的空隙里，重新组织了反冲锋的火力，把二梯队反扑下来了；把楔进村里去的第二排，包围在几座家屋里，企图消灭他们。

村子里展开了白刃格斗。敌人用强大的炮火向村外疯狂射击着，竭力使二梯队和二排完全失去联系和进攻的机会。二排扯进村里的电话线，被切断了。

半夜的时候，村外和村里的枪声，比较稀疏了。在离村不远的掩蔽部里，第三营营长马林万分焦灼。教导员已经分配在后面指挥所里，负责后勤工作去了。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并且，情况要求他立刻果断、机智地提出挽回危局的办法。他坐在潮湿的地上。挂在角落里的马灯，映照着他那削瘦的脸，眉头紧紧地皱着。他觉得作为一个人民战士的指挥员，现在，他犯了严重的过错。他面前跳动着比平时更可爱的二排全体同志们的脸。他听到小李庄村里，偶尔传出的机枪声，仿佛每颗子弹都穿透了自己的心。他探身走出掩蔽部，站在交通沟里，透过昏暗的夜色，向小李庄投去关怀的目光。

营部通讯班的战士们，每个人的心里，都和营长一样焦灼、紧张和不安。大家都想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能够帮助营长做点什么。班长李康，这位刚刚二十岁的青年，一刻不离地守候在掩蔽部的门口，静静地等候着营长随时给他命令。但是，经过

很長的時間，營長進出了好幾次，一個字也沒有吩咐他。他自從參軍以來，就在这个營里，跟着營長打仗。他心里完全明白，馬營長是個智勇雙全、愛護戰士的指揮員，他決不會讓二排白白犧牲在村裡，不會讓小李莊的敵人逃脫，只是時間過的太快呀！早決定一秒鐘，就會早有一秒鐘的勝利。

正在這時，營長叫他了：

“通訊班長！”

“有。”小個子的李康，應聲從黑影里跳出來，筆直站在營長的面前。

“你去給二排送個信。”

“是！”

營長拿着一個折迭好的字條遞過去：

“給，拿上去吧！”

不知怎麼弄的，當李康伸過手去接信的時候，營長的眉頭一動，又把拿信的那隻手縮回去了。他說：

“莫忙。叫我再想一想。”

子彈尖叫着，從掩蔽部的頂上飛過去。李康站着不說話。營長湊近了小馬燈，打開了寫好的字條，看了又看。現在與其說他是又一次地考慮着信的內容，不如說是在考慮着送信的任务。

剛才當李康伸出手去接信的瞬間，營長想起了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。他知道現在要交給這個青年戰士的任务，實在太艱巨了。他要通過敵人三層縱深配備的工事，把信交給二排的同志們，肯定地說，隨時都有被俘和犧牲的可能……於是，他的眼光，很自然的，從字條上轉到筆直站着等待任务的李康身上去。他把李康從頭到腳，再一次地打量又打量。突然，他從這短小而又透出鋼鐵意志的青年身上得到了信心。他相信這個度過小長

工生活的穷孩子的階級意識、智慧、勇敢以及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誠，会給他完成任务的才能。

馬营长重新把信迭好，第二次叫着李康的名字：

“去吧！無論如何把信送給二排。信上是要他們一定坚持到拂曉，那时候，咱們全营发动总攻，里应外合，共同歼灭敌人。不管怎样，人民战士是不能当俘虏的！你要記着这句话，并且，告訴他們。給，把信拿好，你是共产党员，你知道！”

李康接过信，很認真地把信的内容向营长背誦了一遍。然后，又把心爱的紅色五角帽徽摘下来，留在班上。脖子上用绳吊着，挂了两顆手榴彈，肩上挂起了他頂喜爱的三八式馬步槍，向营长敬了礼，而后走了。可是，他并没有走出掩蔽部，却又轉过身來說：

“营长，我把这槍留下吧，有炸彈就行。这支槍听說还是咱营在抗日战争馬坊战斗中，同志們流血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，要是……”

营长沒让他把話說完，严厉地制止了他：

“要是什么？你不应该胡思乱想，槍是可以打死敌人的，一定要帶上！”

营长这句话，叫李康心里一陣发燒。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又是班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想到失敗，想到死是可耻的！他立刻把槍膛里推上了頂門火，发誓似的說：

“营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回来見你。”說着，他把槍仍旧挂在右肩上，大步走出了掩蔽部。

馬营长的心里比鏡子还要明亮。他懂得这任务、这时刻对于李康的意义。再加上他的上級給他命令的时候，曾經几次說出了“無論如何”的字眼，这字眼在战斗中給予一个战士的重量有

多大！

李康剛剛走了三十來公尺遠近，忽然聽到馬營長在他背後低聲命令着：

“李康，站住！”

“李康，等一等！等一等！”

最初李康以為是自己的耳朵在嗡響，只顧朝前走，等他清楚知道是營長在喊他的時候，才在交通溝里，原地轉回身來。

天很黑，營長已經到了臉前，他還看不清營長的表情，只聽見說：

“小李，你可一定要記着，不能當俘虜。把信裝在衣袋里，敵人向你射擊的時候，你就想法隱蔽下來，停一會兒，再前進……去吧！”

營長的話顯然沒說完。“進”字的尾音拖的很長，最後，突然說個“去吧”！

“是！”李康在黑暗中繼續前進了。

李康已經是三年軍齡的人民戰士了。他曾經接受過馬營長無數次的命令。但，他從來沒見過象這一次，營長囑咐又囑咐，最後，還特地趕上來，叫他把信裝到衣袋里。他完全可以体会到情況的嚴重性，也明白營長沒有說完的那些話。他想，我知道，信還是不能放在衣袋里，一定要拿在手里才行。要是萬一遇上了不能脫逃的危險，我可以立即把它吃到肚里去，寧死也不給敵人留下半點痕迹。他心里悄悄地說着：

“營長，你放心吧！李康明白你的心！”

我們的陣地上，有幾挺重機槍，在向敵人射擊，沉澱而又有力的彈嘯，使人感到每顆子彈，都擊中了敵人的腦壳。這聲音好像一個人在李康的耳邊說：

“勇敢永远是胜利，胜利永远是光荣和幸福！死亡永远是属于敌人的！我們是为了千万个母亲們的好日月，为了人民大解放，要永远从胜利到胜利……”

李康弯着身子，摸索着，朝小李庄前进。子彈从他身边吱吱叫着飞过去。他知道这是敌人盲目的射击。他仍然不停地前进。

要通过敌人第一道工事了。他机警地选择了两个单人掩体的間隙，正要跑过去，敌人問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傳令兵！”他很自然地应声着，一閃就过去了。

越朝前走，子彈越稠密。快到村边的时候，机枪扫射起来。他觉得敌人发现了他。虽然是夜里，敌人看不清，但是，一片开阔地，隐蔽却也十分困难。这时，他发现前面有一丛黑糊糊的小树。他伸手一摸，树条又細又軟，原来是冀魯豫老乡們用来編制背簍的金絲柳。这家伙要想擋子彈是沒有可能的，为了消灭敌人的目标，他还是打算拉住柳条蜷伏下来。可是，他实在沒想到，当他剛剛靠近柳丛，一种突然的，爆炸似的聲音，从柳丛里迸了出来：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

李康知道，这下糟了。碰到敌人的工事上来了。但，他还是沒有把左手里的信立即送到嘴里吃下去。仍然很鎮靜地回答說：

“营部傳令兵！”

更叫李康措手不及的，是他回話的时候，柳丛伪装着的工事里，敌人已經跳出来，站在他的面前了。一只大手狠狠地拍着他的光脑壳，半信半疑地說：

“哈哈！連帽子也跑掉啦！傳令兵？是八路軍的吧？”

李康兩手垂直地站着。敵人幾乎象要和他親嘴似的，挨上他的鼻子，想把他的臉盤看清楚。情況萬分緊急了。現在李康想把他手裡的信吃掉，也不可能了。敵人已經切斷了他的手和嘴的聯繫！

這時，李康一面用手吃力地握着信，心想用手心裡的冷汗把它浸碎；一面想到了掛在肩上的馬步槍，想到了營長的話：“槍是可以打死敵人的！”於是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用右手把槍托朝後一挑，槍在自己的肩上架起來，槍口正對着比自己高出半截的敵人的腦袋，他扣了火。

這個敵人應聲倒下了。在他臨死之前，他並沒有弄清李康到底是誰。

信還在李康的手裡緊握着。為了怕槍聲引起敵人的注意，他立即向前沖過去。可是，僅僅跑了十幾步，冷不防又跌進了敵人最後的一道交通溝裡。他踩上了一個正在休息着的機槍兵的胸膛。

“誰呀！誰呀？不長眼！媽的！”

“是我，是我，對不起，營部傳令兵！”

李康這樣回答着。這位機槍兵沒有疑惑。他一面爬起來，一面去扶李康。這時，李康隱約看到，交通溝的邊上，架着一挺輕機槍。他急忙把機槍抓到手裡，這才發現，原來是一挺裝滿子彈的日式歪把子。於是，他熟練地抱起機槍，順着壕溝打起來。

敵人亂了。李康抱着機槍跳上壕溝，直往村里跑。一面跑，一面大聲嚷叫着：

“敵人後續部隊進來了！敵人進來了！”

敵人聽到叫喊，越發慌亂起來。成群的敵人吼叫着，亂打着

枪，朝村外跑去。村里被包围着的二排同志们，趁机也用集束手榴弹，朝敌人堆里甩起来。村里火光映的一片红。在火光里，二排四班长看见了李康，喊起来。

二排全体同志们，这时候看见了李康，就象看见了马营长一样。虽然他带的信，字迹已经模糊了，他却一字不漏的向二排长背诵了出来。这命令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。大家更顽强的战斗着，等待着拂晓的胜利。

李康为了让营长早点知道，任务已经顺利完成，准备好拂晓的总攻。他没有久停，就从敌人的尸体上脱下了一套军装，穿在自己身上，跳出二排固守的家屋，在黑暗中从另一个方向，闖出了小李庄，回到营部来。

拂晓，小李庄的七百多敌人，全部被歼灭了。李康成了全军出色的通讯英雄。

三

李康正在一班住的老乡屋子里，脸朝里，背朝外地蹲着，淘米做干粮。张海全一看到排长的脊背，好象问题已经有了办法，心里也不象刚才那样烦乱了。他没有走到跟前，就喜笑颜开地大声叫着：

“排长！排长！”

“啥事？”李康仅仅转过头来问。

“我有事向排长汇报。”

“讲吧！啥事？”李康仍旧在淘米。张海全朝一班战士们瞅了瞅，声音低了一点说：

“排长，请你到这边谈谈好不好？挺重要的。”

李康甩了甩手，站起来，跨到屋外去。他的眼珠朝張海全看一下，心里說：“嘿！他倒果真有点进步了。担負了党的工作，居然跟甩手班长不一样了。要是从前，他离你八丈远，就进出来了。这陣他好象也懂得了影响，懂得了什么話該在什么地方說了。”

他們俩肩并肩地走出了一班住的天井，到大門口站下来。張海全一口气，把党小組会散会以后肖紅軍的表现，以及他为这件事所作的努力說了一遍。最后，他十分肯定地說：

“沒法子，排长，我是实在找不到一点原因呀！首长們常說，解决思想問題，一定要找到发生問題的根源才成。可是，我就碰上了个沒有根源的問題。你說該怎么办呢？”張海全焦灼地盯着排长，好象排长就是灵丹妙药似的。

李康皺了一下眉头，仰起臉来，把他那本来就嫌小了点的眼晴，紧紧眯縫了一陣，說：

“在会上他說了些什麼？你碰了他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对待战士的思想問題，可不象在陣地上打冷枪哟！”

“沒有。我明白。在会上我傳達了上級的命令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沒有怎么討論，都要求抓紧时间，快去做干粮，就散会了。肖紅軍从头到尾沒发言，大家觉得奇怪，可誰也沒說什么。我也感到有点不对勁儿，散会后就赶紧去找他……”

李康在听着張海全這些話的时候，眉头越聚越紧，几乎两条眉毛快要連在一起了。張海全一言不发，定睛瞅着。住会，李康說：

“你去做干粮吧，別管他，等会儿，我找他談談。”

張海全应諾之后，轉身去了。

李康仍旧扯轉身，和一班戰士們一起做干糧。可是，他心里確實也有點沉重了。他感到這決不是個等閑的問題。一個下級指揮員，如果不能時時刻刻摸清自己戰士的思想，那是非常危險的。然而，現在這卻是個謎。他不自覺地集中自己的全部思想，圍繞着肖紅軍這個不到二十歲的新戰士轉起來。

其實，這青年的真名，並不是叫肖紅軍。在花名冊上，至今還是肖洪舉。只是他來到連上之後，當大家零零碎碎知道了一些他的身世，再加上他本人又生的精明、利洒，工作積極熱情，處處表現着連隊就是他的家，和一般新戰士的規律有點不一樣。因而，很快他就成了大家喜愛的人物，在整個連隊首長和戰士們的心目中，簡直象朵春天里的花苞似的，充滿着朝氣，散發着芳香。這樣天長日久，大家混熟了，有些戰士完全出于歌頌和愛慕的心情，很自然的把他的名字叫成了肖紅軍。他自己也很明白同志們這叫法是好心，所以他也不吭聲地接受下來了。

肖紅軍的軍齡，到現在為止，才不過三個來月。按理還是個新戰士。新戰士能在這樣短短的時間里，既沒有立過戰功，也沒有什麼特殊表現，就成為這個連隊的中心人物之一，確也不是毫無根據的。又何況這個連隊一向是攻得開、守得住、載有許多光輝戰績、全團公認的鋼鐵連隊呢！

在人民戰士的行列里，一個人要想取得那些身經百戰、千百次用生命奪取了勝利、戰勝了死亡的戰友們的足夠信任和愛慕，僅僅憑着自己的舉止言談是沒有可能的。這也決不只因為肖紅軍是這次參軍新戰士的帶隊人，縣委工作隊的介紹信，是由他親手交給首長們的，並且，其中還有他本人是中共候補黨員的組織關係等等。更主要的，還是工作隊轉來了肖紅軍在被黨吸收的時候，地方黨組織整理的一份關於他的比較詳細的材料。這材

料是首长們和李康他們几个支部委員統統看过的。只是，現在那材料不在手头，李康所能記起的，除掉他們几个紅軍家屬大同小異的历史遭遇之外，特別引起注意的，还是肖紅軍在參軍以前所特有的行为。

肖紅軍是在去年八月，部队剛一进入大別山，土改工作队还没有到他村的时候，就帶头組織了农民积极分子，工作队一到他就参加了民兵的。九月里，有一天，工作队的陈队长又到他村来筹粮，把粮筹好之后，陈大姐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，派他送到县委去。大姐和工作队的同志們，在村里等他帶回信来。要他無論如何，多加小心，連夜返回来，不然，大姐就要轉移了。

那陣，地主、小保队（地主武装）鬧騰得正凶，土地改革也搞得正紧。整个大別山重又沸騰起来，广大农民同地主、恶霸展开了真刀真枪面对面的斗争。我們的野战軍和敌人的正規部队，整天周旋着，寻找着歼灭敌人的机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肖紅軍知道这个任务是不简单的。到县委去虽然路不太远，可是，沿途并没有自己的队伍。他思忖着，仗着路熟，接过信去，說了声“大姐放心”，一出村，就岔上了大山小道。

他暗自合計了一下，就是这番主意。这条路一来是近，二来也偏僻，沒人走。免得半路碰上敌人的队伍。于是，他把信往貼身衣袋里一塞，放开脚步走去。

約莫个把钟头的光景，脚下已經扯过了十多里路了。沿途一个人影也沒碰到。他心里正在庆幸着主意打对了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业已爬上了老山背，钻进了一座黑压压的大松林。他知道这林子足有五六里路方圓，遮天盖日，全是高大的馬尾松。这里因为地势高，太張風，整年累月松濤总象瀑布似的呼呼响。在平时的热天里，是放牛娃儿們歇凉的好去处。可是，这时候，

他一走进去，不知道是心里有事呢，还是怎么的，反倒觉得分外阴森可怕了。于是，他格外警惕起来，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，朝四外轮扫着，脚步随即加大了。

忽然，他感到简直象梦一样，林子静得一点声息也没有了。虽然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刷刷响，可是身子仿佛一点也没动。他急得胸脯象风箱似的喘着粗气，仍然不能按照他所想的那样，一步跨出林子去。突然地，他的头发根子猛一炸，眼睛在路边的一棵大松树上，碰到了一个不大的字条。现在，他又想起了已经去世两年的陈四合大叔，亏得他在放牛的时候，用树枝画着，教他学了几个字。这阵，他能清楚地看到，那字条上明明写着“活捉陈队长，杀绝工作队”几个大字。这些字在他看来，就是地主们重又来到了眼前。他脊椎骨上一阵发烧，心一横，伸手扯下那张标语来，随即撕得粉碎。然后，他又跳起来，从树上折了一根足有鸡蛋那么粗的松杈子，紧紧握在手里，照旧迈大步往前走。心想：“反正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再返回去也来不及了。真碰上你们再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说来有点凑巧。也许是冤家路窄。果然当他快要走出林子的时候，路旁跳出了五个小保队，大喝一声，把他挡住了。
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三个拿步枪的，一齐瞄住了他。一个手提马刀的朝他走近来。另一个拿手枪的，站着没有动。

还好，肖红军打眼一瞅，没有一个面熟的人。看样子他们并不是这一带的地主王八蛋。他的心倒反静了点。

“到县上去的。”

“哪个湾子的？”

“王家畈。”他故意编造了这么个地名。敌人仍然没发觉。

“到县上干什么？”